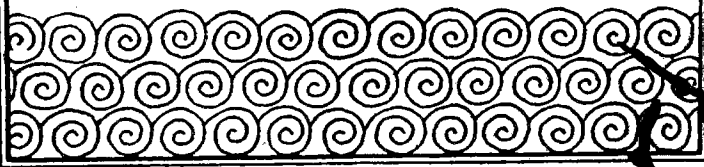


契訶夫與藝術劇院

史達尼夫拉斯基著 滿濟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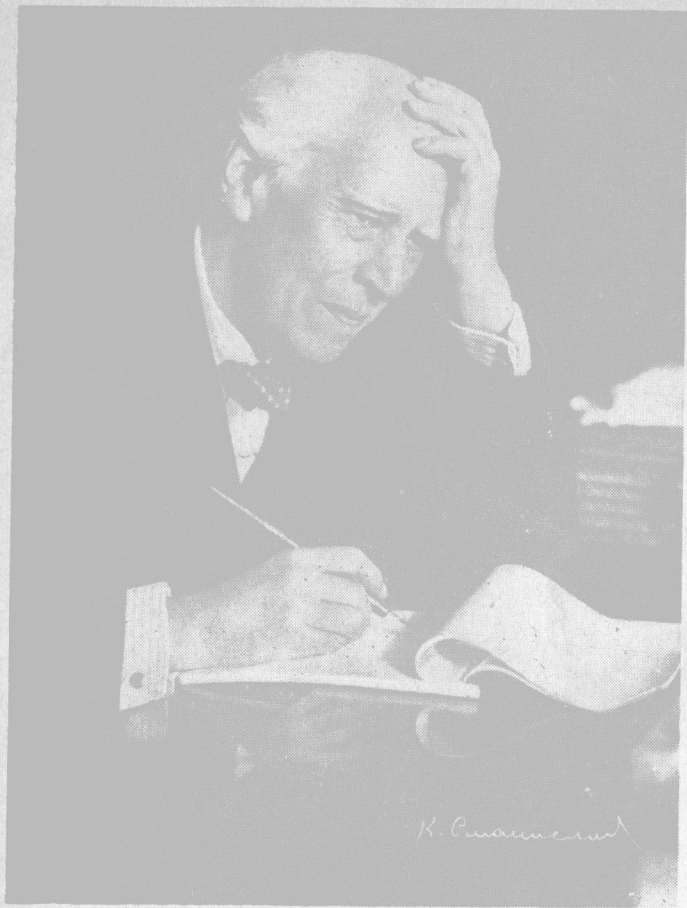


時代出版社 • 一九五〇年



契訶夫

(一九〇二年攝於雅爾達)



史達尼斯拉夫斯基像

• 時代出版社刊行 •

• 蘇聯戲劇家傳記叢書 •

史 遷 魯 金

杜雷林著 磊 然譯

葉 爾 莫 洛 娃

杜雷林著 湯弗之譯

克 尼 碧 爾 • 契 訶 娃

羅斯托茨基著 朱 筭譯

史 達 尼 斯 拉 夫 斯 基

伏爾柯夫著 朱 筭譯

聶 米 羅 維 奇 • 唐 慶 柯

馬爾柯夫著 朱 筭譯

★

• 蘇聯文學家傳記叢書 •

奧 斯 特 羅 夫 斯 基 評 傳

史坦因著 蔣 路譯

高 爾 基 傳

葛魯茲傑夫著 朱 筭譯

萊 蒙 托 夫 傳

安德朗尼科夫著 朱 筭譯

普 希 金 傳

彼得羅夫著 朱 筭譯

克 雷 洛 夫 評 傳

杜雷林著 夢 海譯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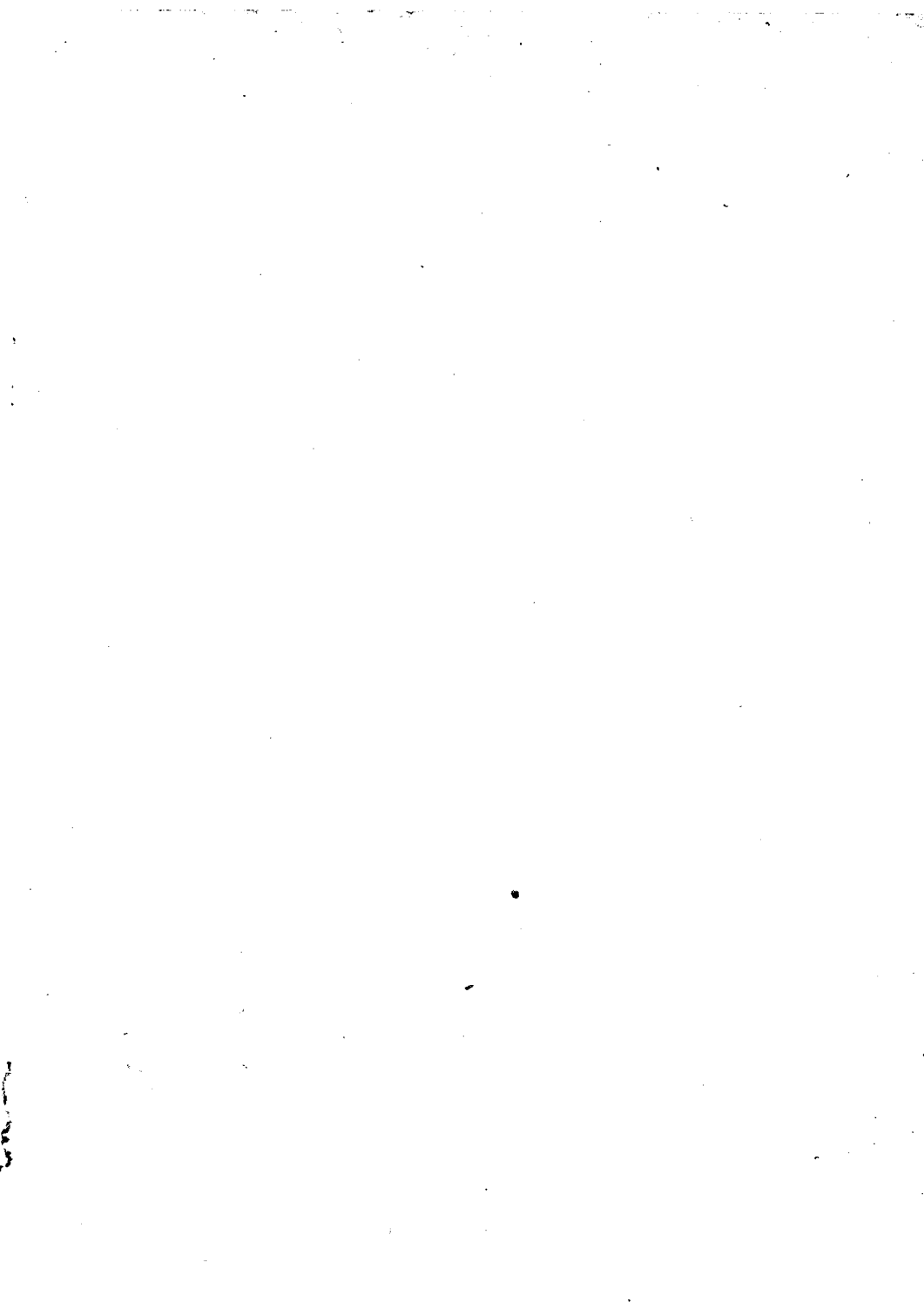
俄 羅 斯 演 員 論 舞 台 藝 術

扎高爾斯基著 梁 香譯

★

目次

正文：契訶夫與藝術劇院·····	史達尼斯拉夫斯基·····	三
附：關於契訶夫的劇本·····	IO·佐勃柯夫·····	七三
譯後記·····		七九



我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認識安東·巴甫洛維奇·契訶夫——已經不記得了。大概這是發生在一八……年。

在我們結識的第一個時期中，就是說，到藝術劇院成立為止，我們偶或在公衆宴會、紀念會上，在戲院裏碰見過。

這些會見沒有在我的記憶裏留下什麼痕跡，只除了三個機遇之外。

我記得在莫斯科蘇沃林書店的一次會見。

主人自己，當時是契訶夫作品的出版者，站在房間的中央，熱切地譴責着什麼人。一位戴黑禮帽、穿灰色防雨外套的不認識的先生，以一種謙恭的姿勢並排地站在那兒，手裏捧着一包剛剛買來的書，A·Π·則凭靠在櫃台上，察看放在他旁邊的那些書的封面，偶或用短促的句子打斷蘇沃林的談話，招來一陣陣的哄笑。

穿防雨外套的那位先生滑稽得很。因為泛濫着笑和喜悅的原故，他把一包書擲到櫃台上，當嚴肅的時候，又默默地把它拿起來。

安東。巴甫洛維奇跟我也開了個友愛的玩笑，可是我那時候並不欣賞他的幽默。

我很不好意思說實話，當時我對於安東·巴甫洛維奇是很少有好感的。

我覺得他是驕傲的、自負不凡的，並且不無狡猾之處。不知道是否因為他把腦袋往後

● 他們可能於一八八九年二月十八日藝術文學協會在貴族議會廳（現生是職工會大廈）舉辦的化裝跳舞會上認識。

同年二月二十日的『每日新聞』上載道：『協會只注意到契訶夫，他剛從涅瓦河畔（彼得堡）回來，在他的劇

本伊凡諾夫博得極大的成功之後。』

● 亞列克謝·謝爾蓋維奇·蘇沃林（一八六四——一九一二），政論家、劇作家、戲劇批評家。蘇沃林跟契訶夫

的關係很奇怪，蘇沃林有經營大規模新聞企業的魄力和組織能力，當時擁有相當勢力的反動報紙新時報（И.О.

Соболев）便是他所主持的，契訶夫一向重視這張報紙，然而他和蘇沃林的私交頗厚，跟蘇沃林及其家人都處得非常相得。蘇沃林除新時報外，又開設同樣大規模的出版所——書店。

● A. П.是契訶夫的本名和父名的首字母，契訶夫則為姓。史達尼斯拉夫斯基在文章中，對契訶夫或以

車·巴甫洛維奇，或以簡寫A. П.相呼，並不一律。

仰的姿勢給了他這種神氣，——可是這種神氣其實是因為他的眼睛近視的原故；這樣，對於他穿過來鼻眼鏡看起人來，會更方便些。不知道是否由於踞高臨下地打量跟他說話的人的這習慣，或者是不停地整整來鼻眼鏡的煩瑣的姿勢，使他在我看來是自負不凡和不真誠的，可是事實上，這都是因為可愛的怕羞的原故，那是在我當時所不能夠領會的。

另外一次殘留在我記憶中的不重要的會見，發生在莫斯科的柯爾希劇院，在一次徵募文學者基金的音樂文學晚會上。

我第一次出現在真正的戲院裏，在真正的觀眾面前，顯得非常地忙亂。

我故意不把上衣脫在後台，像一般演員應該做的那樣，却脫在正廳的走廊裏。我打算在這兒，在我準備使之驚奇的那許多觀眾的好奇的目光當中來穿它。

事實上，結果是相反的。我不得不慌慌張張地溜掉，爲的是不要被人看到。

正在這危機間髮的一瞬間，我會見了安東·巴甫洛維奇。

他一直走到我身邊來，慈愛地對我說了下面幾句話。

『人家說，您把我的劇本蠢貨演得很出色。聽我說：你以後再多演演。我會來看

○ 憲指一八九七年一月四日之夜。史達尼斯拉夫斯基在這次夜會上朗誦了萊蒙托夫的詩詩人之死。

的，然後寫些批評。」

沉默了一會兒，他加添說：

『我會得到一筆稿費。』

又沉默了一會兒，結論說：

『一盧布二十五戈貝。』

我得招認，我當時很生氣，恨他爲什麼不稱讚我剛剛扮演過的角色。

現在，我感動地記起了這些話。

大概在我剛剛遭遇到失敗之後，A·Π·想用他的戲謔來鼓勵我一下。

在跟A·Π·結識的第一時期中，殘留在我記憶裏的第三次也就是最後一次的會見，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發生的：那本著名雜誌^①的一間小而狹窄的編輯室。

許多不認識的人。

烟霧迷漫。

一位當時著名的建築師和契訶夫的朋友，正在說明平民俱樂部、茶室和戲院的建築計

①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日藝術文學協會演出契訶夫的通俗笑劇蠢貨，史達尼斯拉夫斯基飾斯米爾諾夫一角。

劃。我就自己的專業這方面，胆怯地反駁着他。

大家深思地傾聽着，A·П·則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使大家發笑，不客氣地說，就是妨礙着大家。這一晚，他顯得特別地興高采烈：秀偉、壯實、面色紅潤，微笑着。

我那時不明白他爲什麼這樣高興。

現在我懂得了。

他高興的是莫斯科的一件新奇而美好的事情。一綫微光透入了黑暗的人羣，他因此感到了幸福。後來，他整個一生都是爲了一切使人類生活增添光彩的事情而高興的。

『聽我說——這真是妙極了，』他在這種場合對我說，孩子氣地純潔無瑕的微笑使他變

當時著名的雜誌係指俄國思想。在藝術文學協會有關史·尼斯拉夫斯基部分的史料中，有該雜誌編輯高爾采夫（一八五〇——一九〇六）寄給他的明信片：『敬愛的康斯坦丁·謝爾蓋維奇，悠關於建立人民劇院一節極表贊同，茲訂於二月十六日星期日，請駕臨俄國思想社（尼基賽基街與李昂捷夫斯基胡同拐角）一談，無任盼禱之至。』設計建築圖樣者是歇赫特爾。

在一八九七年契訶夫的日記中寫道：

『二月十六日夜，在俄國思想編輯室聚談，討論建立人民劇院的問題。歇赫特爾的設計頗得大家贊識。』

得年青。

跟安東·巴甫洛維奇結識的第二時期，充滿着許多對我是異常珍貴的記憶。

一八九七年春天，誕生了莫斯科藝術普及劇院。

募集股東很費了一番功夫，因為一般人對於新的事業並不以成功相許。

安東·巴甫洛維奇響應了第一次號召，成為股東之一。他對於我們籌備工作的一切煩雜瑣事都感覺到興趣，要求我們更經常地、更多地寫信給他。

他渴望着莫斯科，可是疾病把他寸步難移地拴住在被他稱為鬼島的雅爾達，他把自己比作特萊孚斯①。

當然，他對於未來的劇院的上演劇目是比什麼都感覺興趣的。

● 莫斯科藝術劇院正式揭幕於一八九八年十月十四日，起初稱為莫斯科藝術普及劇院。

● 亞爾佛萊特·特萊孚斯（一八五九——一九二七），法國陸軍上尉，猶太籍。因為陸軍部中有人私通德國，密

販軍事機密，被誣陷入獄，於一八九四年判決終身放逐鬼島（近南美洲之基亞那），作家左拉曾為此案仗義執言，在那封著名的『我控告』（J'accuse）信中把當時法國整個反動集團抨擊得體無完膚。案終總復查；但特萊孚斯仍被幽閉在要塞中，直到一九〇六年，沉冤才得大白。

關於交涉上演他的劇本海鷗，他怎麼也不肯答應。在聖彼得堡上演失敗之夜，這變成他的嬌弱多病的、從而也是愛寵的獨子了。

無論如何，在一八……年八月，海鷗終於被包括在上演劇目之中。我不知道聶米羅維奇——唐慶柯是怎樣把這件事交涉成功的。

我出發到哈爾柯夫縣去寫 *mise en scene*。

這是一個艱難的任務，因為說來害羞，我一點也不懂得那劇本。只有在工作的時候，在潛移默化之間，我才熟悉了它，不自覺地愛上了它。契訶夫的劇本就是這種品質。被魅力吸引住之後，你就想聞聞這些劇本的香味。

我不久從信上知道 A. Π. 再也忍耐不住，於是就到莫斯科來了。他這次來，大概是

● 海鷗曾在聖彼得堡亞力山德林斯基劇院以全體優秀演員的堅強陣容演出，結果慘敗。當時海鷗不僅遭到所謂劇評家們投井下石地加以嘲笑，連作者契訶夫自己在傷心之餘也幾乎相信它是失敗之作。沒有人會想到，海鷗本身是一個好劇本，問題祇在於傳統的『演戲』方法不足以表達這個劇本所包涵的深刻內容罷了。

● *Mise en scene* (法文)，此處係指導演計劃。史達尼斯拉夫斯基曾在哈爾柯夫附近他兄弟的田莊安德列夫卡寫作海鷗的導演計劃。

爲了要探究當時已經開始了的海鷗的排演。他非常不安。等我回來的時候，他早已不在莫斯科了。惡劣的氣候把他趕回雅爾達去。海鷗的排演暫時停頓了。

在我回來之前，展開了創辦藝術劇院的騷亂不安的日子及其存在的最初幾個月。

劇院的業務慘不可言。除了費多爾·約翰諾維奇賺了一大筆錢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吸引觀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霍普特曼的劇本漢娜莉上，可是莫斯科的大主教符拉基米爾認爲它通不過，就把它從劇院的上演劇目中剔除了。

我們的情形變得岌岌可危，加之，我們對於海鷗是並不寄托物質的希望。

大家都明白，劇院的命運全靠演出的收入爲轉移。

可是這還不夠。還得加上一重更要大得多的責任。在公演的前夕，在不大成功的總排結束的時候，安東·巴甫洛維奇的妹妹——瑪麗亞·巴甫洛夫娜·契訶娃到戲院裏來

◎ 莎皇費多爾·約翰諾維奇是A·K·托爾斯泰（一八一七——一八七五）所著的歷史劇。

◎ 霍普特曼（一八六二——一九四六），德國戲劇家，以織工一劇著名於世。

◎ 契訶夫唯一的一個妹妹，職業是教師，現爲雅爾達契訶夫博物館的保管人。她在家庭中是跟契訶夫最親近的一個人，在契訶夫死後，曾爲他出版書翰六卷，費力頗多。

了。

她對於從雅爾達傳來的壞消息感到非常煩擾不安。

想到在病人當時的情形中海鷗再度失敗會造成什麼結果，這種念頭使她陷入極大的恐懼，她不能夠容忍我們自己担負起來的那種冒險行為。

我們也很害怕，甚至講到要把公演取消，那事實上就等於是戲院關門大吉。

對於自己固有的創造物簽署判決書，使劇團同人挨餓，可不是一件易事。

可是股東們呢？他們會說些什麼？我們對他們所負的責任是太明顯了。

在第二天八點鐘，幕拉開來了。觀眾人數寥寥。第一幕怎樣演出的，——我不知道。

我只記得，從全體演員們的身上聞得到一種安神藥水的味道。我記得當查列契納雅唸獨白的時候，我害怕地坐在黑暗中，背朝着觀眾，不由自主地抱住神經質地在發抖的雙腿。

我們似乎是失敗了。幕在死一樣的沉默中落下來。演員們畏懼地一個緊挨着一個，傾聽着觀眾的動靜。

死一樣的寂靜。

工匠們從後台伸出頭來，也在傾聽。

沉默。

有誰哭了起來。克尼碧爾抑制着歇斯的里的號泣。我們一聲不響地走向後台去。

在這一剎那，觀眾中間爆發了咆哮和喝彩聲。人們擁到前面去把幕拉開。

據後來有人說，我們一半身體側向着觀眾站在台上，一個個都是驚慌失色的臉，誰都沒有想到向觀眾座那邊行禮，有一個人甚至坐了下來。顯然，我們對於眼前發生的事情並不了然。

在觀眾方面，獲得了十足的成功，在台上像過復活節一樣地歡騰。大家擁抱着接吻，連一些闖到後台來的局外人也不例外。有誰歇斯的里地打着滾。許多人，我也在內，因為快樂和興奮的原故，跳着野蠻的舞。

在這一晚演完戲之後，觀眾們要求拍電報給作者。

從這一晚起，在我們大家和安東·巴甫洛維奇之間開始了幾乎是血緣的關係。

在第一季結束之後，春天到臨了，樹木發綠了。

跟在燕子後面，安東·巴甫洛維奇也搬到北方來了。

他住在自己妹妹的小小的寓所裏，在小狄米特羅夫卡街，德格卻爾奈胡同，希施柯夫的宅子裏。

最簡單的桌子擺在房間中央，也是這樣的墨水瓶、筆、鉛筆、軟沙發、幾把椅子、裝滿書和摘記的手提箱，總之一句話，只有必不可缺的東西，沒有絲毫多餘的物件。這便是旅途中他的臨時書齋的平凡普通的陳設。

隨着時間的進展，房間裏漸漸地擺滿了年青藝術家們的一些常常是有才能的，在傾向上是新穎的、樸素的素描畫。這些畫的主題，在大多數的場合，也是最樸素的——列維丹。精神的俄國風景：白樺樹、小河、田野、邸宅等等。

A·П·不喜歡畫框，所以總是把這些習作用圖畫釘釘在牆上。

不久，在書桌上出現了薄薄的練習簿。有許許多多本。安東·巴甫洛維奇那時正在忙於校對他那些最早期的篇幅短小的，早被他所忘掉的小說。他給他的出版者馬克斯準備着一本新的短篇小說集。他一邊重新溫習它們，一邊慈愛地笑着，那時他的低沉的男中音

伊薩克·伊里奇·列維丹（一八六一——一九〇〇），風景畫家。